

**Kleencut ADVANTAGE**  
 \* ROTARY PRECISION CUT  
 UNDER DUST-FREE ENVIRONMENT!

**NAPPCO** Nation Paper Products & Printing Corp.  
 TEL NO: 983-8000 / 432-8000

# 華社動態

**PHILFLEX**

# 岷倫洛區慶祝建區432週年 彰顯華人文化傳承與貢獻

本報訊：為慶祝全球最古老華埠——岷倫洛區成立432週年，「岷倫洛日」(Binondo Day) 慶典於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，在馬尼拉市岷倫洛區花園口盛大舉行。活動由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公參王玉磊、菲華商聯總會(商總)理事長林榮輝、洪玉華女士、馬尼拉市長Francisco "Isko Moreno" Domagoso (由市府官員Eduardo Wardee Quintos律師代表)、馬尼拉華人區發展委員會主席施正康(Tony Sy)和Cristal Bagatsing共同主禮開幕剪綵，菲華社會與馬尼拉市政府要員，共同見證這片充滿歷史底蘊的土地所承載的輝煌與榮光。現場鑼鼓喧天，瑞獅騰躍，少林武術表演為慶典揭開序幕，氣氛熱烈。

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榮輝先生首先致歡迎詞。他代表商總，向全球最古老的華人社區致以最熱烈的祝賀。林理事長強調，岷倫洛華埠一直是商業與文化的基石，一代代華裔菲人企業家憑藉勤奮、毅力與堅韌在此開創事業。他指出：「今天，我們不僅向這片土地豐富的傳統致敬，也肯定其在推動經濟增長、促進菲中人民夥伴關係方面的關鍵作用。」他同時表示，商總將持續與馬尼拉市政府並肩，支持本地企業，為馬尼拉市民創造更多機會，並期盼此慶典能激勵更多合作，共同促進華埠的繁榮。致辭中，林理事長亦祝賀了獲頒殊榮的傑出機構與個人，包括始於一八八八年的「和興餐館」(Toho Panciteria Antigua)、始於一八六八年的「瑞成鐵業有限公司」(Uy Tit & Co., Inc.)，以及榮獲「傑出馬尼拉市民」的洪玉華女士。

隨後，市府官員Eduardo Wardee Quintos律師代表市長Francisco "Isko Moreno" Domagoso發表了主旨演說，強調岷倫洛區對馬尼拉市無可取代的重要性，並高度肯定華人社群長久以來對馬尼拉市，及至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巨大貢獻。

作為受獎代表的「傑出馬尼拉市民」洪玉華女士，其發言引經據典，深刻剖析了岷倫洛區的歷史縱深與華裔菲人的社會角色。洪玉華女士回顧岷倫洛與華人社群對菲律賓社會的深遠影響。她指出：「沒有岷倫洛，何來馬尼拉？沒有華人，菲律賓社會亦難以成形。」她進一步闡述，岷倫洛不僅是商業中心，更是宗教、文化與跨文化交流的重鎮，從中國運來的貨物抵達岷倫洛，再由帆船運往全球，於是有了聞名於世的馬尼拉披肩、馬尼拉紙與馬尼拉麻。她指出，飲食文化交流中，「和興」等餐廳扮演了將中國美食介紹給菲律賓人的關鍵角色；而「瑞成鐵業」則在戰後馬尼拉的復興中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建設者角色。洪女士強調，華人「血統源自中國，但根早已深植於菲律賓土地」，並與菲律賓人民肩過歷史風雨，攜手面對當前各種挑戰。

岷倫洛日活動既是對歷史的緬懷，更是對華裔菲人數百年來在商業、文化與社會各領域無私奉獻的最高致敬。

圖片說明：左側小圖上至下依次為林榮輝、Eduardo Wardee Quintos和洪玉華。右上大圖為獲評選為傑出機構與個人的得主與頒獎嘉賓的合影。第二排左圖為剪綵儀式；右圖為嘉賓觀看圖片展。第三排左圖為劉少強市議員與嘉賓的合影。下排左圖為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代表的合影；中圖為林榮輝、施正康、Eduardo Wardee Quintos律師等人的合影。餘圖為現場的攤位。

<本報記者Celia Ramos攝>



## 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 鍾藝

一坎坷的經歷，矛盾的思想，文學的巨擘  
 首先，必須鄭重聲明：這是一篇筆者的經過整理的讀書筆記。

### 坎坷的經歷

在漫長的中國文化歷史的長河中，歷代人材輩出。韓愈，是我較崇拜的人之一。他是唐代的文學家、哲學家，名列「唐宋八大家」。  
 韓愈，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(公元七六八年)，卒於穆宗長慶四年(公元八二四年)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陽(今河南孟縣)人，祖籍昌黎，世稱韓昌黎，晚年任吏部侍郎，又稱韓吏部。溢號「文」，故又稱韓文公。北魏貴族後裔，父仲卿，為小官僚。

韓愈一生經歷，大致可分作四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：廿四歲以前。父母早亡，三歲就成了孤兒，受兄長韓會撫育。後韓會貶官到廣東，攜韓愈同行。兄死後，隨寡嫂北歸河陽。後遷居宣城。叔父韓文卿和兄長韓會皆擅長文學，幼受薰陶。七歲讀書，十三歲能文。韓愈從小就刻苦自學，每天要記幾百字到數千字的文章，因此，長大後盡通六經百家之學。  
 二十歲赴長安應進士試，三試不第。雖千方百計投獻詩文，請托大人學引荐也都失敗，直到二十五歲參加第四次考試才中了進士。

第二階段：廿五歲至卅五歲。廿五歲雖策中進士。但是，三試博學鴻詞不入選，只好當節度使府僚一類的小官。

第三階段：卅六至四十九歲。貞觀十九年(公元八〇三年)，韓愈升為監察御史。這年關中發生嚴重旱災，他「不合時宜」地上了一封名為《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》的奏折，反映災區人民仍受橫政暴斂的苦難情況，請求韓愈停征賦稅。結果，得罪當權的「幸臣」，被貶為陽山令(今廣東陽山縣)。

第四階段：五十歲至五十七歲病故。元和十二年(公元八一七年)，他從虔州平定淮西藩鎮吳元濟有功，升為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(公元八一九年)，憲宗派人至鳳翔迎佛骨(釋迦牟尼的一節指骨)入宮禁，君臣庶民燒指灼背，頂禮膜拜，爭相供奉，舉國若狂。韓愈又「犯傻」《論佛骨表》，切諫迎佛骨一事的芒謬，措辭常激烈，特別是「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」等語句，更加觸怒憲宗。龍顏變色，險些被處死刑，後多虧裴度等人求情力諫，才保住一命，被貶為潮州(今廣東潮州市)刺史。元和十五年(公元八二〇年)穆宗即位，他還朝任國子監祭酒。在生命的最後幾年，韓愈時來運轉，大概是學乘了。官職漸漸上升，曾任兵部侍郎，後又轉吏部侍郎。五十七歲時，韓愈病卒。他溢號「文」，又稱「韓文公」、「韓昌黎」。

### 矛盾的思想

韓愈是個在當時和後世都毀譽參半，評價不一的人物，這和他的思想行為和政治立場比較矛盾復雜有很大的關係。

他以儒家道經的繼承者自居。一方面談仁義；另一方面談漢朝董仲舒的「性三品」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，認為統治階層的人性是上品，天生就是統治人的；普羅大眾的人品就是下品，生來就是受人統治的。(見《巧者王承福傳》和《原道》)。他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、神權迷信，主張「人其人，火其書」，僧徒返俗，佛經焚毀。另一方面，又相信天命和鬼神。一方面贊揚孟軻避辟排揚、墨，「功不在禹下」，認為「楊、墨行，正道廢」(與孟尚書書)；另一方面又說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為孔、墨。」(《讀墨子》)。一方面主張「宗孔氏」、「貴王賤霸」(《與孟尚書書》)；另一方面又盛讚管仲、商鞅的功績，指斥後人「羞言管、商氏」，為「不責其實」(《進士策問》)。由之，宋代理學家譏笑他對儒家之道是「倒學了！」

在政治上，他曾反對貞元二十一年(公元八〇五年)王叔文、王伾和劉禹、柳宗元等人的「永貞革新」。攻擊王叔文是「小人乘時愈國柄」、「孤鳴噪采署置」，和指責柳宗元是「不能自持其身」。卻又主張革除弊政，實行輕徭薄賦，適當減輕老百姓的負擔。(見《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》)。

韓愈的思想左右矛盾，讓人摸不著頭腦。

### 文學的巨擘

韓愈的一生，主要成就在於文學。  
 「唐初初期的文學，基本上還是六朝文風的繼續，賦和駢體文，還佔據著重要的地位。」雖然對於這種文風遠在隋唐以前，即不斷有人出來反對，到了唐代，更加陳子昂、蘭穎士、李、獨孤及、柳冕、元結等人起來反對，但並未成為一種文學運動。直到韓愈、柳宗元的時代，由於安史之亂後，藩鎮割據，政治愈益腐敗，國勢衰落，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，因此政治改革便愈加成為當時人們的要求。在這種社會條件的基礎上，韓愈提出了恢復儒家運統，用孔孟之道來整頓當時的社會秩序的主張，他們大力提倡的古文，就是宣傳這種主張的工具。因為這種語言，流利生動，明白易曉，易於為大家所接受而沒有駢體文堆砌詞藻典故，弄得晦澀難懂的缺點。由於這個緣故，因此韓愈、柳宗元所提倡的古人運動很快地就得到了社會的支持，形成了一個有聲有勢的文學運動，而他自己也創作了許多十分成功的散文；用事實來證明了古文的長處。」(《歷代文選·前》)。

在這裡，筆者需補充作點說明：韓愈指出提倡古文是為了宣傳古道。就學習說，要通過「文」求得「道」；就創作，要通過「文」闡明「道」。總之，「文道合一」。後人謂之「文以載道」一「文」是為了裝載「道」傳播「道」；「道」要靠「文」來裝載、傳播。「道」是目的，「文」是手段；「道」是內容，「文」是形式；「道」和「文」互相

結合，缺一不可。

從「文道合一」出發，韓愈十分強調作者的道德修養和思想本質的重要性。他認為，對作者來說，首先是提高道德修養，其次才是立言作文，具有高度道德修養的人，自然會寫出有內容的文章來。而心理陰暗的人，只會生產拙劣的陋文。

他還認為，在當時的社會裡，粉飾太平，竟無現實內容的作品蒼白無力；而揭露現實，具有真情實感的文學才是美好感人的。只是沒有高聲喊出：「為甚麼想要講真話這麼難！」(套用蕉椰先生的話)。他舉雙手贊成「不平則鳴」(《送孟東野序》)。

韓愈一方面舉起了復古主義的大旗，主張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」(《答李翊書》)，主張文章要師法三代兩漢，但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獨創精神，反對模擬抄襲，他說學古文應該「師其意，不師其辭」(《答劉正夫書》)，應該是「唯陳言之務去」(《答李翊書》)，又說「唯古於詞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賊」(《從南陽樊紹述志銘》)。

筆者寫隨筆，喜歡旁征博引，喜歡引經據典，每想起韓愈上述的主張，內心總產生激烈的交戰，捫心自問：拙文，年輕的讀者們看得懂嗎？雖說，它們比「白水清湯，平鋪直敘」的文章來得好。面對著國外的專家、學者不會臉紅！

韓愈是司馬遷以後的一位散文大學。他的文章，除碑誌墓銘中有一部分文字比較古典雅外，一般的文章，無論是說理、敘事、抒情，都能做到文筆曲折、自如、明朗條暢。例如：《原毀》、《師說》、《答李翊書》等說理文，就具有這種特色。而他的《張仲丞傳後敘》，則是一篇敘事文中的杰作，文章有敘事，有議論，有抒情，也有生動的人物描寫，各種寫法穿插點染，融成一體，形成一種夾敘夾議的特色。……他的《送李願歸盤谷行》、《送董邵南序》等文章，則又有一種盤旋曲折，一唱三嘆的特色，前者揭露批判封建社會裡那些爭名逐利之徒，入木三分，後者於送別董生之時，又婉曲地表達了挽留之意，行文有欲攜故縱之妙。」(《歷代文選·前言》)。

韓愈的詩文，唐代以來，久有定評。唐代詩人杜牧把韓文與杜甫詩並列，稱「杜詩韓筆」(《讀韓杜集》)，宋代「三蘇」之一的蘇洵說韓愈的送章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唇蛟龍，萬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，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，蒼然之色，亦自畏避，不敢迫視。」(《上歐陽內翰書》)。蘇東坡則稱韓愈「文起八代之衰」(《潮州韓文公碑》)。

也許，有人會對筆者的記憶力產品懷疑？筆者的「秘訣」是：多讀書、多旅行。在讀書的時候，要兼作筆記。日積月累，自有所成。好比一位名廚，面對著豐富的食材，自能「順手拈來」炒出一道道好菜餚。

本文就是最佳的例證。儘管文章不怎樣，畢竟下過一番苦功夫。